

现代汉语方言

XIANDAI HANYU FANGYAN

现代汉语知识丛书

湖北教育出版社

现代汉语知识丛书

现代汉语方言

詹伯慧

湖北人民出版社

现代汉语知识丛书

现代汉语方言

詹伯慧

原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年3月第1版共印21,000册

*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新洲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43,000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统一书号: 9306·18 定价: 0.97元

编辑说明

《现代汉语知识丛书》是高等学校现代汉语课的教学辅助读物，也可供中学语文教师和其他语文工作者参考。丛书包括现代汉语的绪论、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大部分，内容力求深入浅出，普及现代汉语知识。

丛书由现代汉语知识丛书编辑室负责组稿工作。语音部分由语音编辑组负责编审；绪论、文字、词汇部分由文字词汇编辑组负责编审；语法修辞部分由语法修辞编辑组负责编审；甘肃人民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协作出版。

编辑丛书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强求观点完全一致，因此，丛书与《现代汉语》教材难免有不同的地方，请读者注意。

我们恳切希望作者和读者给我们大力支持，多提宝贵意见，使这套丛书编得好些。

《现代汉语知识丛书》编辑室

《现代汉语知识丛书》编辑室编审人员

主	编	辛安亭	黄伯荣
语 音 编 辑 组		徐世荣	鲁允中
文字词汇编辑组		邢福义	陈恩泉
语法修辞编辑组		文以战	谢晓安
		张文涛	刘 伶
		班兴彩	

内 容 提 要

本书首先简要地说明方言与方言学的有关知识，然后分章综合论述汉语方言的语音特点、词汇特点、语法特点，并分别论述汉语七大方言的形成和分布、语音特点以及介绍各方言区有代表性的音系。

本书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汉语方言知识和进一步研究现代汉语方言学理论，可供大中学校语文教师、大学中文系学生和自学者参阅。

目 录

前言.....	1
现代汉语方言区示意图	4
第一章 方言和方言学	5
一、方言是什么	5
二、方言差异形成的原因	9
三、现代汉语方言的复杂性和一致性	12
四、方言学和汉语方言的研究	15
第二章 汉语方言语音特点综述.....	23
一、声母中舌根发音部位的保留与变化	25
二、全浊声母的保留与消失	26
三、f-、xu-的分混	27
四、n-、l- 的分混	28
五、知照系声母的不同发展	29
六、韵母中介音的分合	32
七、韵母中复元音与单元音相互转化的现象	35
八、鼻音韵尾的演变	37
九、塞声韵尾的保留与消失	42
十、四声的演变	44
第三章 汉语方言词汇特点综述.....	47
一、形同义别	48
二、义同形别	50
第四章 汉语方言语法特点综述.....	57

一、构形法上的特点	57
二、语词组合上的特点	74
三、词语位次上的特点	76
四、几类句子结构上的特点	80
五、词类中存在的一些语法特点	86
第五章 北方方言	92
一、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	92
二、四个次方言及其语音特点	94
三、北方方言代表声、韵、调对照	99
第六章 吴方言	109
一、吴方言的形成和分布	109
二、吴方言的语音特点	113
三、苏州音系简介	116
第七章 湘方言	123
一、湘方言的形成和分布	123
二、湘方言的语音特点	125
三、长沙音系和双峰音系简介	127
第八章 赣方言	136
一、赣方言的形成和分布	136
二、赣方言的语音特点	138
三、南昌音系简介	139
第九章 客家方言	148
一、客家方言的形成和分布	148
二、客家方言的语音特点	152
三、梅县音系简介	154
第十章 粤方言	161
一、粤方言的形成和分布	161
二、粤方言的语音特点	章即錄

三、广州音系简介	169
第十一章 闽方言	179
一、闽方言的形成和分布	179
二、闽方言的语音特点	184
三、厦门音系和福州音系简介	188
国际音标表	208

前 言

汉语方言是汉民族语言的地方分支。掌握汉语方言的知识，对于现代汉语的学习和研究，对于促进汉语规范化和推动文字改革工作，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丰富多采的汉语方言，还是研究汉语发展史，探讨一般语言学理论所不可缺少的资料。随着语言科学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对汉语方言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这是非常自然的事。

建国三十年来，我国语言工作者在汉语方言调查研究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发表了不少单一方言的专著和论文。只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汉语方言的综合研究工作还未能很好展开。一九五九年袁家骅教授等编写的《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要算是这方面的一次尝试。

二十多年前，我在协助袁家骅教授编写《汉语方言概要》时，就想根据当时积累的一些资料，同时编写一本小册子，作为《概要》的缩写本，介绍现代汉语方言的基本知识，为普及语言科学尽一点棉力。可是，我一直没有能够实现这个心愿。1958年以来，我在大学里多次讲授“汉语方言学”课程，历届学生都希望能有一本比较浅显的汉语方言读物。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我参加过一些汉语方言的学术活动，有机会接触到不少各地方言普查的材料，特别是许多省（区）编出的《方言概况》（初稿）和《学话手册》，又进一步在我的心中浮起了编写这样一本小册子的念头。然而，“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却

使我丧失了从事科学研究的资格，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我的这个小小的心愿一直未能实现。

一九七九年春天，参加在兰州举行的《现代汉语》协作教材会的同志倡议组织编写一套《现代汉语知识丛书》，主编黄伯荣教授建议我立即动手编写一本介绍现代汉语方言的小册子。我终于又一次下了决心，连忙翻检一些有关的资料，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来，花了整整一年的功夫，写完了这本粗糙的稿子，总算了却了一宗多年的心愿。

汉语方言工作千头万绪，许多调查研究工作还有待深入开展。目前国内外的一些新成果，还来不及吸收到这本小册子中来。这里所用的资料，主要还是依据《汉语方言概要》和六十年代以来国内几所高等学校开设“汉语方言学”课程时所编的教材，加上各省（市、区）编印的部分《方言概况》和《学话手册》，以及散见于刊物上的一些单篇论著。为了不至篇幅太大，这本小册子把重点放在综合介绍汉语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上（第二、三、四章），至于汉语七大方言的情况，有不少专门的著作可以参考，《汉语方言概要》也有比较详尽的叙述，在这里就只勾划一个粗略的轮廓，各方言代表点的音系，也只是“简介”一下罢了。作者水平有限，驾驭材料、分析归纳的能力很低，加上时间仓促，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希望能得到专家们朋友们的指正，以便有订正的机会。

本书全部采用国际音标注音，书中提到“古音”的概念，一般指中古时期以《广韵》为代表的语音。书中所采用的方言资料，有的是已刊的，有的是未刊的，恕不在文中一一注明。这里特别要感谢黄家敦、李如龙、许宝华、王福堂等几位熟

心鼓励、积极提供资料的朋友，以及厦门大学汉语方言研究室黄典诚、洪笃仁、周长楫同志，杭州大学中文系傅国通同志，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孟庆惠同志。没有他们的支持，这本小册子是很难编出来的。王福堂同志还在百忙中阅读了本书全稿，帮助校正了一些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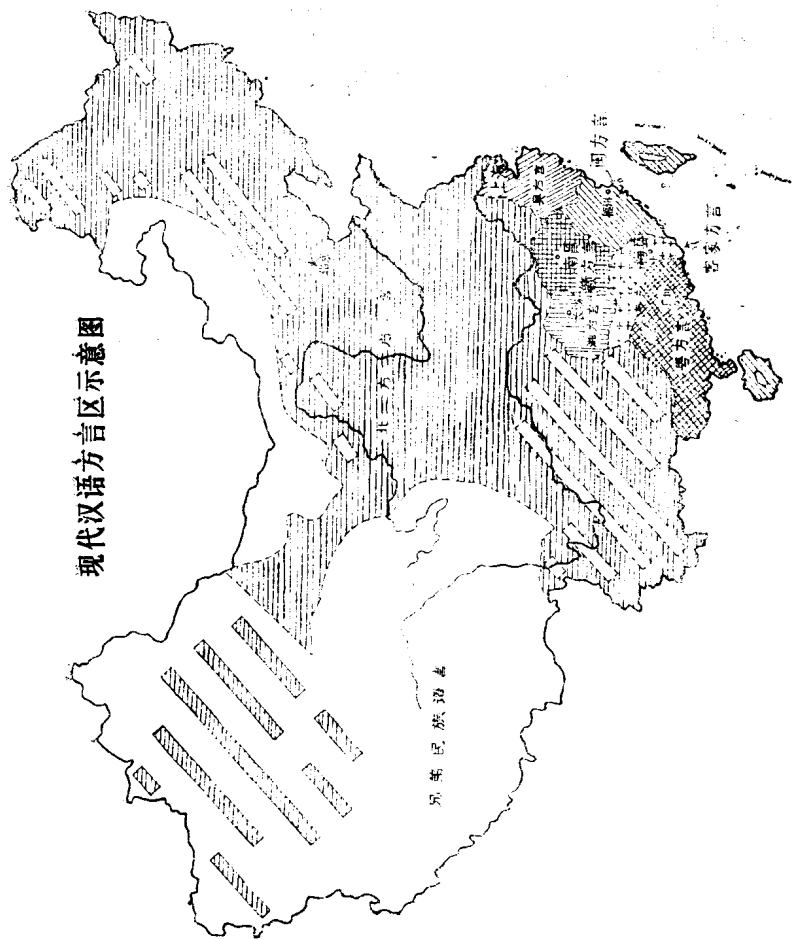
最后还要感谢湖北省新华印刷厂的工人师傅，他们为排印这样一本符号繁多的小书付出了异常艰巨的劳动。没有他们的通力合作，这本小书也是很难和读者见面的。

詹伯慧

1980年3月

于珞珈山

现代汉语方言区示意图



第一章 方言和方言学

一、方言是什么

人们常把方言和普通话对照着说,例如“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异”、“方言和普通话的语音对应”、乃至书刊的名称《方言和普通话丛刊》等等。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全民使用的交际工具;按照简单的逻辑,与普通话相对的方言自然也就是“非共同语”、“非全民使用的交际工具”了。一般说来,这样理解方言不能说不对,但这还不能说明方言的实质,不能作为方言的科学定义。

“方言”这个概念早在我国周代就有了,那就是所谓“殊方异语”,着眼于词汇的不同。语言学中“方言”这个术语被作为一个完整的语言体系来理解,则是来源于古希腊语 *dialèktos* 一词,它指的是一个地方居民的话。现代英语的 *dialect*, 法语的 *le dialecte*, 俄语的 *диалект*, 都是从这个 *dialèktos* 来的。近代语言学家对“方言”这个词最普遍的理解是“语言的地域性变体”。这种“地域性变体”的看法,多少就含有跟共同语相对立的意思。它意味着对于某几个属于“地方变体”的方言来说,一个全民族人民使用的语言无疑就应该是“共同语”了。

区别方言和语言,在某种情况下确实是不容易的,用单一的标准未必能够解决问题。就拿“语言的地域性变体”来说,

应该承认，这一提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作为鉴别方言的标准，无疑是不够完备的。“地域性变体”只是在语言形式和通行范围上指出了方言的特征。就语言形式来说，有的语言学家还把方言的特征归结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①，可是，这却不能说明为什么某些在语言形式上共同性较高的“话”，如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捷克语和波兰语，它们之间的差别都不是方言的差别；而另一方面，某些在语言形式上距离较大的“话”，如我国的“北京话”、“广州话”、“上海话”和“厦门话”，它们之间的差别却被公认为方言之间的差别。也许人们可以拿两种“话”是否属于同一国家来解释吧！可是，苏联境内的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我国境内的藏、蒙、壮、维吾尔、傣、……等许多兄弟民族所说的“话”，不都是在一个国家之内吗？那又为什么不能说它们之间的差别是方言的差别，而得承认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是不同的语言，同样，藏语、蒙语、壮语……和汉语之间的差别，也都是不同语言的差别呢？也许人们还可以再加上“是否属于同一民族”这一点来解释。应该承认，是不是同一民族中不同的“话”，对于鉴别方言来说，无疑是很重要的标准，在一般情况下，它是行之有效的。例如广州话、厦门话尽管跟北京话差别很大，广州人、厦门人和北京人毕竟都是属于同一个民族的汉人，说他们各自使用的“话”都是汉语的“地方变体”，都是汉语的方言，自然是顺理成章，无可争议。但我们仍然会碰到难题：在现实世界中，不乏不同民族同操一种语言中不同方言的例子。例如美国人、

^① 引自 A·梅耶著《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汉译本第 44 页。科学出版社，1957 年。

加拿大人都以英语为母语，瑞士人则世代以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作为交际工具。我们总不能说美国人和加拿大人说的英语与英国人所说的英语不是同一种语言，而瑞士人说的法、德、意语言跟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所说的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又是两回事吧！

准确地给方言下个定义，看来还得从方言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上去找答案。除了“地域性变体”这一语言形式上的关系外，还得着眼于方言和语言之间所存在的内在关系。斯大林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对此曾作过精辟的说明。他说：“除此之外还有方言、土语，但是部落或民族统一的和共同的语言却占着主导地位，并使这些方言、土语服从自己。”又说：“马克思承认必须有统一的民族语言作为高级形式，作为低级形式的方言则服从于高级形式。”^①斯大林同志这些话明确地指出了方言、土语和统一的民族共同语之间的关系，即同一语言的几种方言承认共同语是最高的单位，而方言本身却是从属的单位。这样，我们不妨给方言下个定义：

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具有不同于其它亲属方言的特征，它的内部发展规律是服从于全民共同语的，象低级形式服从于高级形式一样。作为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分布在不同的地域；二是属于同一古老语言发展的结果。根据这样的理解，我们在鉴别某些“话”是方言还是语言时，首先就得看看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是否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汉译本第9、11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一个服从另一个，是否存在着共同的内部发展规律。例如我们在确定广州话、上海话、厦门话等是方言而不是独立的语言时，首先就注意到这几种“话”一方面都分布在不同的地域里，一方面却又都得服从于另一个更高形式的语言——汉民族共同语，它们目前的发展趋势都是向着汉民族共同语集中。抓住了这个本质的特征，就甭管广州话、上海话和厦门话在语言形式上与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存在着多大的距离，甭管广州人、上海人和厦门人说话北方人是否听得懂，可以毫不含糊地断定广州话、上海话和厦门话并非独立于汉民族共同语以外的语言，而是汉民族语言的一些地方变体——汉语方言。以这个认识来衡量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波兰语和捷克语，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语言形式上的“共性”，甚至于可以互相听懂而毫无困难，却不能把它们作为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看待，而只能承认它们是各自独立的不同语言了。

方言从属于民族共同语，却不能简单地把方言理解为是从民族共同语直接分化出来的。方言的形成和发展往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跟民族共同语的关系是兄弟的关系而不是父子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共同语总是以一个方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区的方言，最有条件发展成为共同语。例如汉民族共同语就是在政治经济中心地区的北方方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英语、法语的情况也都类此。但也有例外。如意大利在还没有统一以前，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是托斯堪方言，这是由于十四世纪的伟大诗人但丁用这一方言写了他的不朽名著《神曲》